

元豐類藁

冊八

工

十

一

十

一

一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六

誌銘

亡兄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畢字叔茂有智策能辨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爲生事或毛密應之無留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辨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贍瓌麗可喜三代遠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人同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有

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陲窮頓委於巖墻閭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辨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鬻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爲其銘曰世或須人中士爲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己爲足而材與世爲乖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齊卿姓朱氏其先家于彭城五代之亂徙于淮南今爲淮南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刑部

尚書父某贈殿中丞君嘗試于祕書省校書郎蘇州之長洲尉高郵軍之高郵主簿以卒卒時乾興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後卒之若干年其子象之東之升之延之奉君之喪葬天長縣之秦蘭里於是時象之某官東之某官以材名餘皆爲士某官以書命鞏曰子其爲我銘之而以狀言公之爲人有智計喜施與少從師學問已而捨學業其家家之食口數百仰於君君能資之皆出乎衣食嫁娶皆有餘法殿中之第工部侍郎巽初舉進士數困欲不復往君勸之曰第行無以廢爲念故侍郎得曲就其志至爲達官大其家後卒官君旣居官以材稱其爲身務於廉臨獄訟務爲恕母某氏旌德縣太君娶耿氏又娶賈氏女歸太常博士吳祥柳州

馬平知縣陳許池州推官李樞其季歸于曾氏某之先君博士也舅氏實命鞏銘其敢辭銘曰推心於家其愛已孚用力於官蓋以其餘得官於晚壽五十四故不大顯以極其志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

試校書郎楊州江都縣主簿王無咎妻曾氏建昌南豐人先君博士第二女也孝愛聰明能讀書言古今知婦人法度之事巧鍼縷刀尺經手皆絕倫先君選其婿於里中以歸王氏王氏家故貧曾氏爲冢婦而其姑蚤世獨任家政能精力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爲樽節各有條序有事於時節朝夕共賓祭奉養撫其門內皆不失所時將以恭嚴誠順能得其屬人其舅喜曰吾不以家爲卹矣

其夫歎曰我能一意自肆於官學不以私累其志曾氏助我也生二女年三十有三嘉祐四年五月三日以疾卒十二月葬建昌南城曹大考尚書水部員外郎諱仁旺大考右諫議大夫諱致堯先君太常博士諱易占將葬江都告其兄鞏使誌其墓天乎吾哭伯姊姑踰朞又哭吾妹而誌之其可哀也已其可哀也已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景暉妻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曾孫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太常博士諱某之女而鞏之長妹也始吾妹爲兒時育於祖夫人已不好戲弄及長喜讀書於女工之事不教而自

能爲人進退容止皆有法度人罕見其喜愠之色
內外屬皆嚴重之性儉素於紛華盛麗之際無所
好其在父母及夫之家或蔬食不給處之晏然其
推之於人雖資身之物不爲秋毫顧惜計也其治
女事尤勤雖勞不厭治家人之業雖煩細皆有條
理養父母姑舅皆至孝姑久疾晝夜候省未嘗須
臾去其側藥食非親調不以進其於內外屬親疏
皆盡恩意人皆以謂宜富貴壽考而卒不得至其
所宜有嗚呼其豈非命也歟嘉祐二年鞏與二弟
得進士第南歸而吾妹從景暉視余於淮南至真
州得疾七月某日卒於余之舟中年三十有二矣
有女一人曰某始五歲景暉以其喪歸六年十月
丁酉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龍升原景暉之王

考諱某考諱某皆尚書職方員外郎而越之山陰人也吾妹既歿之六年景暉得進士第於是時余校史館書籍皆會京師而余於其間再哭妹又哭女與哭妻憂患之接於余者可謂多矣景暉之始葬吾妹也來請銘不及余與之皆恨焉而其會京師以歸也乃爲之書吾妹之事以遺之而使表之於其墓上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君諱祥字某姓吳氏事宋爲太常博士年六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以官卒于家卒之若干日葬真州楊子縣之某鄉某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爲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爲開封府開封縣縣丞大臣稱其材遂爲祕書省著作佐郎

知考城縣又知河中府之龍門縣再遷爲博士知
蘄州之蘄水縣父喪除朝京師疾作遂求歸真州
真州君家也初君之屢斥於進士也既自力學問
充其業又率其弟務刻苦養其親入其門內尊安
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及從事於吉州弟已
死君夫婦痛自節衣食遂能嫁其孤女若干人皆
不失所時其在開封衣食常不自足而親戚舊故
之至京師者多以君爲歸其喪父也以家之有無
葬故葬不緩親戚或憂其貧欲出錢爲基址謂君
一強可以取其贏君歎曰吾不敏既位於朝貧吾
素也喪乃欲爲利乎平居恂恂不與犯者校及其
自守人亦不能移也官歸常僦屋以居既卒幾不
能葬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以君之恩爲大理評

事妣某氏某縣太君太君之喪君致其哀有過人者妻朱氏某縣君余姨也有助於君子曰某女嫁亳州觀察推官張天經既葬某爲碣於墓而與天經來乞銘於鞏天經以材名人皆曰其尙能存君之家者銘曰

維吾先君太王之嫡禪聖圖民於東竄跡其後孔蕃以國爲氏君紹厥宗其德則類儉著于家勤著于身不苟其贏卒死於貧維時之人命士大夫縞冠素蓋爭利於塗曾不君慕顧或笑之非彼可議維世足歆較于銘章君有則多以遺其孥非厚如何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知處州青田縣事天長朱君諱某之夫人曰高郵

戴氏年七十有七治平元年九月庚午以疾卒于楚州監倉之官舍某年某甲子葬于天長之某鄉某原夫人之考諱奎娶徐氏女夫婦皆有善行聞於其鄉夫人受教於始笄從事於既嫁少而行修於身老而教行於家故父母曰不遺吾憂舅姑曰能順吾志夫受其助子賴以成其平居深靜有儀法不妄笑言就之色莊而氣仁居貧自薄衣食而厚於施與屬人之孤女爲收嫁者蓋二人云既老矣女事不廢而婦容益恭雖少者有不及也有子四人曰某曰某曰某早卒某某州錄事參軍監楚州裝卸米倉某衢州西安縣令皆及進士第好古而有文夫人於某外叔祖母也故舅氏屬以

銘銘曰

淑哉戴氏青田之助允直且仁蓄德于身為下肅
祇爲上惠慈安意處貧薄己裕人其承有子以文
起仕秀髮垂領享有多慶卜壤之良乃兆新堂刻
此幽文美實長存

亡姪韶州軍事判官墓誌銘

用石本校

覺姓曾氏吾兄之子也吾先人六子吾兄諱曄爲
最長有材而不試以死覺自少則勵志力學問知
道理善於屬文及長慨然慕有爲於世不肯碌碌
爲人恭謹循循寡言治平二年及進士第爲吉州
司法參軍有能吏名用薦者爲韶州軍事判官行
至虔州得疾卒於驛舍熙寧三年十一月己丑日
也年三十有七覺字道濟建昌軍南豐人高皇考
諱致堯太常博士曾皇考諱易占尙書戶部郎中

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覺母李氏妻鄧氏夏氏范氏有子修偃熙寧四年八月壬申葬于南豐龍池鄉之源頭吾哀其若將有成也而止於斯故爲銘其墓曰

德累則厚方濟而隕材引則達未試而泯志氣不獲誰云非閔墓石有文尙永來信

光祿少卿晁公墓誌銘

公姓晁氏其家先濟州之鉅野今爲開封祥符人皇考諱邁尙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皇祖佺贈太傅皇曾祖諱憲贈某官公諱宗格字世恭少以世父太子少保贈某官謚文元諱迴恩補將作監簿十四遷至光祿少卿歷監單州應天府酒稅知蘇州之常熟婺州之蘭溪縣事

通判安州杭州事知通州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
獄公事又知信州泉州享年六十有三熙寧二年
某月某甲子卒于官四年某月某甲子與其夫人
某縣君閨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縣之廣陵鄉公
爲人樂易慈恕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怒遇事果於
有爲人亦罕能及者其爲常熟修學校理溝防人
賴其利爲蘭溪繩姦字窮境內和洽通判安州安
州政待公而決通判杭州州將矜己自肆上下莫
能變公徐與之論可否語平而氣和將畏且從也
繇是上下倚公以治至今杭人稱之其爲虔州州
近鹽多盜與訟公至修弛廢督姦疆威信盛行盜
不敢發而獄無繫囚及在廣南其用法常寬而欲
人自避曰治有先後緩急者謂此也其視部吏致

致恐失一善而惡人亦莫敢犯公法其爲通判如
廣南爲信州泉州如虔州所至人皆安公之政而
去常思之蓋公之行己居官而見於事者如此而
其大抵則於仁厚最隆也母張氏壽安縣太君子
男二人曰仲景海州司理參軍曰仲孺試將作監
主簿孫男三人曰端復曰端儼皆太廟齋郎曰某
未仕也女六人長適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曾鞏銘
公墓者也次適某官劉某某官高元振某官燕若
濟今存惟燕氏婦餘早世閩丘夫人爲身治家皆
應儀度卒於公歿之明年某月某甲子公歿家無
餘財而仲景仲孺皆謹厚自刻勵能世其先人於
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其家也銘曰
晁世來西大有文元有卿有公繼屬綿綿曰卿謂

誰時維光祿作其德音先于外服其光伊何有善
自身匪飾匪雕璞玉之純治有恩威時其張弛彼
畏此懷吾寧一理于虔于泉于嶺之南里安戶擾
罔有不咸宜壽而昌胡不百齡尚茲介祉維後之
成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夫人吾從女兄也姓曾氏沈靜謹約不妄笑言遇
人一以恕於其內外屬之間孝友慈順無不當於
理故與之處者皆愛哭其死者皆哀嗚呼爲女如
是足以知其賢又足以知吾之祖考以來教行於
其家也夫人考諱某皇考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
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曾王考諱某尚書水部員外
郎建昌軍南豐人夫人嫁爲同縣朱君某之妻有

子曰軾曰某軾以文行稱於鄉有孫曰京曰彥京
爲真州司法參軍亳州教授夫人享年若干某年
某月某甲子卒于寢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南豐
之某鄉某原將葬軾以書來請銘余曰銘莫如余
宜爲迺爲其辭曰

女德在幽而始人倫詩有顯揚以立生民尙類于
古淑爲夫人壺有彝則仔肩以身曾不蕃寵畀其
子孫曾不遐年善則長存維仲薦美列辭墓門

天長朱君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延之字某其先彭城人今家於揚州
之天長縣曾祖某贈尙書右僕射祖某贈尙書工
部侍郎考某贈太子中舍母賈氏某縣太君君年
若干卒于熙寧六年六月之丙申葬於某年某月

之某甲子其墓在天長之同人鄉秦蘭里君聰明
敏悟少力學問爲文章數就進士試不合乃嘆曰
與其屈於人孰若肆吾志哉因不復言仕方是時
朱氏世以仕宦顯於淮南君居其家尤孝謹慈良
然與人非其意不肯苟合旣果於自爲而其治見
於家者規畫纖悉備具推之知其可任以事然卒
於無所遇君亦未嘗不自得也君少孤養母母之
父死歲久其喪寓於遠貧不能歸也君居窮經營
卒能使之返葬及晚而饒財又能樂賑施人以此
多君也君娶沈氏諫議大夫立之女早卒再娶王
氏殿中丞鼎臣之女子男四人寅萬廣寓皆有學
行女五人許嫁進士滿希遠太廟齋郎馬某餘尙
幼君余舅也故爲之銘其墓其辭曰

勢不云泰志則非屯彼穀之丹豈易吾仁廩有餘
粟及里與隣藏有圖書遺其子孫己則無憾尙畀
後人識美幽堂日遠彌新

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庠字明升建昌軍南豐縣人曾祖諱
某尙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尙書戶部郎中直史
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舒州軍事推官君進士
及第歷邵州司理參軍用薦者爲衡州常寧縣令
福州福清縣丞以疾自陳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致
仕卒於熙寧九年十月某甲子年五十有九以其
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南豐龍池鄉之源頭母吳氏
妻黃氏朱氏有子曰擴曰某曰某女四人君少孤
自感勵好學能文章爲人聰明敏達喜事有大志

不肯少屈爲吏以材稱治獄能盡其情爲令丞易
敝興壞綱紀具修吏不敢犯而民安之也有聲顯
聞薦者自許得人不幸不壽不克盡其用將葬擴
來告曰願有紀也迺爲其銘曰

發其華見於文收其實見於事于其小綽有聞于
其卓屈不試尙不沒慰後昆矢以辭列幽隧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文柔姓晁氏諱德儀字文柔年十有八嫁余余時
苦貧食口衆文柔食菲衣敝自若也事姑遇內外
屬人無長少遠近各盡其意仁孝慈恕人有所不
能及於櫛珥衣服親屬人所無輒推與之不待己
足於燕私未嘗見其惰容於與人居未嘗見其喜
愠折意降色約己以法度學士大夫有所不能也

爲人聰明於事迎見立解無不盡其理其槩可見者如此蓋天畀之德而天其年遺以相余而奪之蚤余不知其所以而又不自知其哭之之慟也文柔以嘉祐七年二月甲子卒于京師年二十有六余時校史館書熙寧四年追封宜興縣君十年二月庚申葬于建昌軍南豐縣龍池鄉之源頭余時爲洪州文柔有子男曰綰太廟齋郎曰綜未仕也女慶老三歲而死晁氏世家澶州清豐縣今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文柔曾祖佺贈太師中書令祖邁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宗恪光祿少卿余南豐曾鞏子固也銘曰
人孰不貴子逢其窮世誰不壽子罹其凶維德日躋生不見其止維聲日遠歿不見其終子能自得

對者在人遺以輔余曾不逡巡歲云其逝予悲孔
新其孰昭之琢此幽珉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熙寧十年春予蒙恩予告葬其弟子翊於南豐維
子翊姓曾氏諱宰字子翊世魯人今家建昌軍之
南豐子翊少力學六藝百子史氏記鍾律地理傳
注箋疏史篇文字目覽口誦手抄日常數千言手
抄書連榻累笥不能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
通至於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聲音訓詁
纖息委曲貫穿旁羅無不極其說且老未嘗易意
其爲文馳騁反復能傳其學爲人質直孝弟抑畏
小心少年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之事未嘗一接焉
其學行如此於世用宜如何也然位不過主簿壽

止於四十七其非可哀也夫子翊嘉祐六年進士
及第歷舒州司戶參軍潭州湘潭縣主簿所居官
理其去人思之其學於古者蓋未嘗試也有子經
綬純約女適饒州軍事判官曹唐弼次尚幼也曾
祖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
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太常博士贈尚書
都官員外郎先太夫人吳氏吳興郡太君今太夫
人朱氏南昌郡太君妻張氏子翊熙寧元年四月
乙巳卒於湘潭十年三月庚申葬於南豐龍池鄉
之源頭銘曰

好學不倦以及其詳力行不已亦蹈其常見於遺
文華袞之章含其淳德璞玉之良于舒于潭非試
其有方疆而盡又奪其壽畜而不施則既已矣潛

而益明尚監于此

曾氏女墓誌銘

先君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曾公之第八女諱德耀字淑明生而慧淑於女工不學而能於孝愛天成也生二十歲許嫁大理寺丞王幾行有日矣嘉祐六年九月戊寅以疾卒于京師熙寧十年三月壬申葬南豐之源頭其兄鞏爲銘曰孰訛爾質而伐其成尚千萬年爾室之寧

二女墓誌銘

南豐曾氏葬其二女其父鞏爲誌曰予校書史館凡九年喪女弟喪妻晁氏及二女余窮居京師無上下之交而悲哀之數如此二女曰慶老吾妻晁氏出也生三歲而夭實嘉祐六年十一月壬申方

是時吾妻晁氏病已革慶老疾未作之夕省其母
勉懃如成人中夕而疾作遂不救蓋若與其母訣
也曰興老吾繼室李氏出也卒時始二歲實治平
三年九月甲寅是時余方鎖宿景德寺試國子監
進士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二女生而值予之窮
多故其不幸又夭以死所謂命非邪熙寧十年予
爲洪州始以三月庚申瘞二女於南豐之源頭同
穴慶老在右興老在左是爲誌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吾妹十人其一蚤夭吾旣孤而貧有妹九人皆未
嫁大懼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歸賴先人遺休嫁
之皆以時所嫁之者皆良士謂宜皆壽而昌以延
光榮于父母家也而十餘年間死者四人先人之

盛德也吾妹之懿也曾不章顯於世而天吾故不知夫哭之之慟也諱德操字淑文者吾之第九妹也嫁江都王氏爲殿中丞贈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之子婦殿中丞幾之妻封仙源縣君爲人柔慤靜顯動止以儀度平居溫溫一言笑不妄也與人羣居自處者常取其後與人共衣食自與者常取其薄王氏故貧垢衣菲食未嘗以爲歉恭大慈小輔其夫以義無不得其宜者不幸年三十有一以死有子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二人皆幼也曾氏其先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吾妹爲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女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某之女卒於熙寧七年三月庚子葬於揚州江都縣東興鄉元豐四年某月某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七

碑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既葬其孤聃與其宗親屬人謀曰公歿所以原大追功既有大史之狀幽宅之銘維墓道有碑可以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眎萬世以假寵陳氏之子孫於無窮而其辭未立於誼謂何迺相與來請於余余辭不能既不獲迺論具公胄出位序行治之寔以爲碑辭而屬之以銘其辭曰惟陳氏其先虞舜之後封於陳春秋時陳滅入楚其子孫以國爲氏世爲顯姓見於記錄至公之先始家南康軍之星子至公又家江州之德化曰知公會祖考也曰彥瓌公祖考也曰累贈禮部

尚書俊公考也公諱巽字公順祥符八年進士及第歷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公以謂不應死通判不肯用公言是時公起家少年及遇事堅爭不可奪其守老吏皆驚盜卒不得死以尚書憂去位服除補武安軍節度推官侍御史李偕守武安事倚公決州賴以治轉運使陳從易以公爲材獄有久不決者皆屬公治之凡治二十四獄人皆服其平以皇妣嘉興郡太君馮氏憂去位服除補岳州軍事判官舉監潭州茶米倉天聖初潭州茶課視景德虧十之六公謹於繩吏而果於去民之所素不便者茶視舊課歲增九百萬斤用薦者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吉州廬陵縣廬陵人喜鬪訟械繫常充縣庭公除其害政者人心大變月餘囚

園空虛而人自得田里之間樞密副使姜遵嘗爲
廬陵民便之至是有前姜後陳之諺移知資州資
陽縣遷祕書丞用薦者通判戎州州將武人以州
任屬公民夷悅附政以大和遷太常博士尙書屯
田員外郎通判潭州溪洞諸蠻犯約知州事劉夔
劉沆繼出行邊公實總州任內脩民事外奉師費
凡輸粟帛金錢四十有八萬兵械稱之用足於軍
而賦役不加於民沆及荆南王居白岳州滕宗亮
與湖南北部使凡十有二人請卽用公爲轉運判
官會轉運判官廢故不行遷都官員外郎知撫州
恩信行部中奸疆擾服貧細得其職遷職方員外
郎明堂恩遷屯田郎中賜服金紫去知安州以寬
靜順其俗教民通溝洫趨農桑遷都官郎中知蜀

州大興學校遷職方郎中太常少卿知蘄州居半
歲以目疾請老遷光祿卿致仕始家江州英宗卽
位遷祕書監今上卽位遷太子賓客公少長閭巷
能自感發彊志力學爲進士一出遂收其科爲吏
明悟敏捷見義敢爲不少屈以求合蓋從事於州
郡久之不進而其志彌厲其治於惡人無所貸至
其過失則無所不容而於善人惟恐失其所也遇
人豁然不爲畦疇於其所長未嘗不薦藉成就之
於其急難與貧不能自存者未嘗不賑而助之公
旣好學至於聲音星曆之伎無所不知及退而自
休日有晚迺長書省迺賓宮朝寵則日躋身焉迺
遙世狠而爭公裕有之世惴而持公恬處之公有
賓事鼓瑟吹竽公退燕私左詩右書年則大耄氣

蓋坐人笑談待終曾不頻呻有歸墓隧豐碑螭首
勒辭告休尙慰爾後

祕書少監贈吏部尙書陳公神道碑銘

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祕書少監知廣州陳公卒于
位以聞天子官其二子以懟寵其家天聖中今天
子修先帝功臣記之于史而太史考公之謀議勞
烈於朝訪公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家
以書于冊已又有詔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
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孫者其世世無絕嘉祐
三年公子三人謀曰吾先人之所旣立記德之史
藏于有司褒公之詔傳于天下維墓有碑後嗣所
以載吾先人之休聲美實而久廢不立懼無以飭
其子孫于千萬世以爲己羞則相與來乞銘文以

刻於石其叙曰維陳氏其先遠出於舜至周武王之時陳爲舜後媯汭之封國至春秋之際楚滅陳而子孫之散亡者因爲氏姓其後居長葛者出於漢太丘令寔之後唐之晚長葛之陳氏徙南劍州之沙縣公諱世卿字光遠南劍州沙縣人也曾太父景大父昂父文餘公貴贈其父尚書駕部員外郎公爲兒時書木葉爲詩其父見之大驚遂始學書以篤志聞於人中雍熙二年進士爲衡州軍事推官改靜安軍節度推官王小波李順盜蜀州縣多不能保東圍靜安公應變爲箭筈兵械城守之具百餘萬約其屬分城守之圍旣久不解分城者疑懼意懈出語動公公以義譙數勉之而間謂州長張雍曰此屬留之則潰人心縱之使求外兵則

兩全雍聽其言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
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
輒死盜以故不可迫而外兵來救乃卒解靜安之
圍事聞卽其軍以公爲掌書記父喪不許去官自
宋興小吏勢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吏輒棄城
走及公之保靜安則若吏力皆可以有爲者然公
之於此時蓋亦以無爲有以少勝衆此材智烈丈
夫之所爲小拘常見之人亦安能責其此出哉公
在靜安七年還爲祕書郎真宗卽位召公欲以補
御史而張鑑守廣州乞公自助乃以公與鑑累遷
尙書度支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歷河南府新安縣
通判廣州知建州改福建路轉運使又改兩浙入
判三司勾院復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澧州諸蠻奪

澧旁地耕守數縱兵入盜積十餘歲莫能却公至
諸蠻畏悅皆還就溪洞而歸故所掠地與人公因
築武陵澧州二塞以備蠻詔書嘉獎公去久之而
後吏不能善蠻蠻亦輒復入盜天子問公前所以
服蠻者何爲而今將治之者何出公具對而刊其
藁世故莫知其何術也公在荆湖歲餘擢爲祕書
少監知廣州賜金紫服至則罷計口鬻鹽人以休
息海外國來獻多人徒以食縣官而往往皆射利
於中國也天子問公所以綱理之者公以謂以國
之小大裁其使員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獻而征其
私貨可以息弊止煩從之居南海四年未及召而
得疾享年六十有四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沙縣
之龍山鄉崇仁里母夫人某氏某縣君繼母夫人

蕭氏某縣君夫人羅氏某縣君子五人曰儼尙書
比部員外郎曰侃福州古田縣尉曰佩衛尉寺丞
曰偉同學究出身曰僈殿中丞佩偉皆早世而儼
僈之進于朝累贈公吏部尙書公事繼母行純篤
其進膳飲藥物必經手其執喪人恐其不勝哀也
遺戒諸子皆人之大節好振人之窮樂獎人之善
所薦士後多至大官宰相張士遜公所薦也公常
以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故不必見於文章
所以事上者不求人知故其於謀議尤多而人罕
得而知也噫其可謂自信特立也已其銘曰

允淑陳公生知書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盜驚西
土公在圍城隣有破亡公守不傾往眎蠻荆其得
孰窺蠻來受職若與爲期翼翼蜀州士全純白茫

茫楚野人復耕織原念累功進位南伯內治何爲
與人休息外治何爲賓柔荒國允淑陳公文武之
特聲載于人實告于冊又慰爾後刻銘墓石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保雍字粹之景德二年舉進士中甲科授
山陰主簿有能名提點刑獄皇甫選上其狀拜大
理評事監尉氏酒踰年知三泉用故事得假五品
服專達既至嘆曰吾常所欲爲此幾可試也縣以
治聞就改寺丞久之通判齊州李丞相迪鎮永興
拔府君自贊遂通判其軍府李公去寇萊公代之
詔易府君鳳翔萊公雅知其賢因奏留之事有利
害未嘗不爭聽乃止璽書獎之遷殿中丞錢思公
惟演李三司士衡薦任佐益州避親嫌不拜授鄜

州遷太常博士尋換晉州今上卽位以屯田員外郎緋衣銀魚知漢州夜中四卒叩府告禁兵兩營變佐吏駭輩入府府君徐出獨械四卒掠之趣作誣狀徇兩營以安之至明翰得乃實四卒與伍中謀幸授己甲捕兩營因自以爲叛遂棄之市及謀者九人因奏言蜀戍兵久合往往叛可因使臣去來番代之行之至今擢拜都官還朝莊獻太后面嘉之聯拜職方度支判官契丹國信使荆湖北路轉運章服金紫有馮異以化黃金于太后得奉職監鄂州稅知州歐陽穎事之曲恭武昌置場中市民炭常時吏先署入抄文爲足而實尙留民家不入比漕發乃直取載之以爲故穎暴又欲資異謀使按之坐盜死者十八人當論府君自荆南乘單

船六日夜入鄂直之笞守吏數人而已同時漢陽
俚民販茶得知軍駱與京誣民忤巡檢應首死者
二十人隨者百餘人與京暴甚穎又莫敢相曲直
府君遂亂江往慮之二十人者得不死隨者皆貫
漢陽距江爲城潦至隄輒毀歲調薪石發民完之
工四千人兩縣以病府君身省護作者工費半隄
完至今遷祠部郎中滿歲更兩浙轉運使加刑部
行部至婺刺得其守罪留治之未旣疾作遂不起
明道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五十九歲以景祐二
年八月壬申葬汝南宣猷鄉之先塋張氏世爲顯
姓府君先居齊之禹城及考諱制官至庫員外郎
贈吏部侍郎過蔡州樂之家焉府君娶彭城劉氏
樞密直學士師道之姪封本縣君子定察彥博仕

有治聲最少彥輔未仕府君之喪朝廷以察爲鄂州推官府君甚愛考城劉侍制劉亦厚結之子娶府君女慶曆三年彥博爲撫州司法爲予言府君平生端重不惰燕閒未嘗見其懈容爲治威嚴不擯細事爲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府君迄代不問至劍門昌追獻畫二幅曰前太守舉從昌取又應朝貴人求汲汲昌以技嘗自苦德公不擾敢獻府君彊受之而歸之直其使吳越吳越匠巧天下未嘗致一器一物歷問其治己雖小者如此立稱其官次施設狀如前而曰今史館脩撰王質銘其德於壙中校書郎王安石又序其詩惟所必顯章於墓道之左者其辭不立懼無以畀四方人視聽請予文張之於碑予不讓銘曰爲天下之道本諸得人

公卿內庸諸侯部使者外治其體兩重也易知矣
今常患材難不足布此位故不能推其功惠及民
豈世所謂賢天固嗇邪抑其求弗切耶蓋宜放而
登當取而遺其施爲繆然也如府君鍾材甚美而
進也得其時自守及使緒行旣卓矣使極其設修
可勝言耶而止於斯其可嗟也已方今敝郡彫部
相望如府君其又可思也已則凡蔡里之耄齷惡
得不嚴其墓耶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曾祖恕皇任博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

舍

祖賁皇任尚書庫部郎中

父從革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居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錄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慶曆二年杜公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爲祕閣校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譴告之意者在誠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斂初李元昊

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郭邈山等劫京西江淮之間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旣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邊將劉滬謀立永洛城與部署狄青尹洙議不合滬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繫滬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

而通秦渭之援宜不廢其功而赦滬之輒遂從公
議燕王薨大臣謂用不足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
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
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某爲參知政
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爲外官而
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
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
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
人尙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簡廚傳之
費陝人安之鄰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諸別藏
備官用一不歸於己至今遂爲法徙晉州近臣過
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
爲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入爲三司度支

副使輸物非土有者公爲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
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爲待制遂爲河北都
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二年正月二十一
日卒於位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
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
可窺其際而退眎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旣讀之終
身多不忘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旣可知已於其小
者亦皆盡其意云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
好不與酣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爲遂
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勢利
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
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爲杜丞相所
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同心任事然至於論

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永洛也又絀尹洙而申劉滬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爲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五十七篇以謂己之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許之陽翟今爲陽翟人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某氏某縣君子宜滑州觀察推官寔寘皆將作監主簿宜等以狀來屬鞏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七

珍做宋版印

大其資... 李... 陸... 公... 子... 自... 遂... 或... 香... 翰...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八

傳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術數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爲人倜儻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閭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畜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旣至仁宗見

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爲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爲邊防策太一主客位成曆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爲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迺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脩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牧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旣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

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徼名後世哉
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
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旣病故人
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
尙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
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
尙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邁知杭州榜
其居曰高士坊云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
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寵余論次
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
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

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
司連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
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
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
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
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
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
安焉渥旣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
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
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
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
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
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

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驚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八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九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戶口增耗爲州縣吏歲課之升降興國初又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詔郭贄滕正中雷德驤典其事雍熙間上嘗閱班簿欲擇用人而患不能徧知羣下之材始詔德驤以羣臣功過之迹引與俱對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幕職州縣官考課使張宏主之三班考課使魏廷式主之沔旣奏其法於是御史弋子元郎吏張紳皆以負黜焉然沔之法亦以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之流內

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欲自宰相脩唐制書考之事既而但欲責其稱職遂不行焉然親書課最之意二十餘幅以賜若水等蓋其丁寧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譏不教民戰者周禮司馬軍旅之政詳矣戰國至於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萬而皆不素習士居閑暇則自爲生業將乘勢重則取其課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習焉取其尤者爲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也宋興益精其法壯銳者升其軍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屢自

臨試而蒐擇故興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以動衆爲疑而簡練之綱遂疎黜廢之法益恕矣雖天子丁寧欲救其敝而羣臣莫能本其意焉

添兵

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策爲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之叛驅市人以戰賊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杜各十萬人邠寧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楊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而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人養之旣廢教

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國兵制始脩列焉宋興太祖鑒前世之敝益脩教習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故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領之兵纔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平五強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之稍稍益廣自是矣其後曹彬之敗祁溝關也在行之兵實二十萬旣而揚業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歿焉士卒前後戰死沿邊瘡痍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鬪志河朔震搖悉科鄉民爲兵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爲兵而西北邊臣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

西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警急衛兵亦可抽減其如衛兵數亦不足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兵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不已遂令劉承珪取環慶諸州之兵升爲禁兵號振武軍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屢歎兵數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議者恐其動衆亦當斷在必行然羣臣莫能承上意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爲而其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睽始見於經至於周官考工所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漢興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勝語曰器不堅利與徒搏同是兵械

之不可不脩也宋興太祖將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公署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劔刀鋸器械箭筒篋皮笠弩撞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劔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征鼓炮炒鍋鏹行槽鍬鑿鎌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歲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創作未已天子念勞費之宜省也因遣內都知秦翰閱武庫所聚令給用有餘諸作治以權宜罷焉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于李晏口凡立十二縣又築東鹿增鼓城葺邠州數年又自浮陽至乾寧補壞防闕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障劉過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太宗旣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隲舊州遷於榆次又命美鎮三交三交在西北二百里地號故軍溪谷險絕爲戎人之咽喉多由此入寇美帥師襲之僞軍使安慶以城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久之遷并州於三交以美爲帥焉

宗廟

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

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禰四廟而已
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
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
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于高祖親親
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
可預爲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
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
昭昭可考者也

邊糴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賤命高其價以糴
之

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常參官領之歲熟增價

以糶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復舊制也

偵探

淳化中柴禹錫趙瑨掌機務潛遣吏卒變服偵事卒王遂與賣書人韓玉有不平誣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上怒誅玉京人皆冤之自是廉得他事上不復聽至道中又有趙贊性險詖捷給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言於上上以爲忠無他腸中外畏其口旣而天子覺悟卒誅贊焉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禁謝恩於私室開寶五年召進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年又召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歲取

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
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
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卽位興國二年以郡縣
闕官旬浹之間拔士幾五百以補闕員而賑滯淹
又未命官而賜之綠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進士
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知
貢舉蘇易簡等受詔卽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
請託至殿試又爲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
代之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及
周世宗奮然獨見誅敗撓之將而軍之約束始脩
太祖之爲將也每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必斫其

皮笠以誌之明日悉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爲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傾土疆爾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旣平擇其親兵得百二十人隸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命中使執歸本營各杖二十明日盡戮於營中餘八十人配諸州遂廢其班初太祖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勅賜莊宗卽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祖撫手嘆

曰二十年來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我今養士卒固不悛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劔耳及聞川班殿直之訴使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便爲恩澤又焉有例故盡誅之世宗太祖之馭軍賞罰如此故世宗取淮南關南之地太祖平五強國如拾地芥由是觀之軍無驕否惟所馭之術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謂神矣

雅樂

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竇儼考正之宋興儼定文舞爲文德之舞武舞爲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一曲名以爲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朴儼所考正有未備者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

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爲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尙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尙書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歸之著作其

後亦命近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則在御座前記君臣酬答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史唐起居之官隸於門下顯慶中卽與舍人分隸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冊命啓奏羣臣薨免懲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冬終則送於史官長壽中姚壽以爲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而書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錄季終付於史官卽今之時政記也元和十二年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綴錄大和九年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閣日齋紙

筆立於螭頭以記言動故文宗實錄爲備焉至後
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脩日曆世
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寶中扈蒙爲脩撰
以謂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史官所記者不過
對見辭謝而已蓋宰相虞漏洩而史官限疎遠故
莫得而具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參政月錄以
送史官使脩日曆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
興國中詔書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參知政事李昉
專其任而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
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時政記之奏御自昉始
也淳化之間從張佖之請始置起居院脩左右史
之職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焉
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宣諭論列之事時政

記記之樞密院事關機密本院記之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論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諤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信取平守藏吏緣爲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產以萬數守者更代動必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爲新法劉承珪劉蒙言權衡之法起於黍十黍爲彙十彙爲銖四十銖爲兩度之法起於忽一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爲一彙四黍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者校之十分爲錢

十錢爲兩自分釐毫絲忽轉轉十倍增之凡一錢爲十萬忽因取毫髮計之皆有準自一錢至半錢爲衡以較之得錢二千四百輕重等者爲十五斤可施用并以絲忽毫釐銖累之準奏御詔三司較之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磨令與開元通寶錢輕重等定其法爲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戶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興國初有上言事以閏爲限三歲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上尙書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險易戶口之衆

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縣戶口之版籍焉

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爲郭進治第悉用甌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趣作無復言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

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又加
賜賚漢超猶私販推場規免商算有以事聞者上
卽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
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
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
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
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又諭之曰
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
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劔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
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
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
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
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

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
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關市之租則
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
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而
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
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
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虜郭進控
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
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
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
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
名皆行乎戎狄當此之時建隆元年六月誅李重
進收潞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揚州四年收湖南北

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
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丁璉高麗王佺
請吏嚮化而契丹脩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挹指
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
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興儼以謂陰陽者水
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
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
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
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
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
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宋興常雨之沴間

輒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墊之患也而
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宮以銷幽閉
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
明門外皆浮鬻棧以濟壁壘廬舍多壞人多壓死
物價踴貴秋斂用微於是流移者衆而陳潁宋亳
之間盜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賜糜淖之
餉以救其變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
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
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
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
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

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間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温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因其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鑿漕運之本末如此宋至道

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獄太祖卽位尤重用典
刑哀矜之詔歲輒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
糾察之使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
刑部之失凡具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事從
中覆然後下丞相府又以聞始命論蓋其重慎之
備如此焉

管權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
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濱有司嘗欲重
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
其議旣平五強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

與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敝少而用約也自時以來兵薄既衆他費稍稍亦滋錮利之法始急於是言讐課則劉熙古深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權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從而助之者寢廣自此山海之入征權之算古禁之尙疏者皆密焉猶不能以爲是也

曆

察天時以授民事則曆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尙矣唐高祖有戊寅之曆高宗有麟德之曆中宗有景龍之曆明皇有大衍之曆肅宗有至德之曆代宗有五紀之曆德宗有正元之曆憲宗有觀象之曆穆宗有宣明之曆昭愍有崇元之曆自時以後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祖始用趙仁鎡

有調元之曆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之曆當朴之成曆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曆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之曆久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有乾元之曆至道淳化之間王睿鄭昭晏之徒屢校其疎密而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楊文溢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焉

錢幣

興國初紉江南鐵錢鑄農器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地始鑄銅錢民便之自樊若水始其後以鉛錫雜鑄雖歲增數倍而錢始麤惡自張齊賢始淳化之間趙安易請鑄大錢行於蜀自大臣皆以爲不可而安易之辯不可屈既鑄非便天子卒斷而罷

之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黃門院爲內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繼恩杜彥鈞處之繼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爲宣徽使天子以爲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藍敏正爲學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邪相慙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此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嘗命崔頌教國子始聚生徒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厲學者淳化中上始視學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

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勅羣臣用通喪之制至道之間近臣有不能養者上爲賜錢使迎其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事於中州其父家居不能自存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遂下稱人子之義以風曉切責而使執法舉不能養者定著於令焉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資之格

禘祭

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禘祭之名禘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爲臘臘接

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晉魏同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尙用前寅禘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天行以戌日爲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禘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禘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爲感生每歲正月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從祀與感生帝祭同日旣瀆且從祀禮殺失所以致崇極意自此感生帝始別祭不從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圓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載主焉

祠太一

興國中兆太一於城南用學士張齊賢春官正楚芝蘭領祠事齊賢等以爲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祠宜半祀天之禮又小損之天子使加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禮官以爲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興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蒙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

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圓丘
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
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饗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
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
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潁州刺史
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
其舊籍百姓詣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乾德定考
課之法興國增判官之員淳化之間或專置一使
或離爲二司已又復之爲三而副貳官屬之損益

珍傲宋版印
眎焉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
言七十餘事多見聽納於是三司使陳恕等皆以
不勝任見讓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俸祿

太祖哀憐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煩擾欲高吏之行
以便民於是定俸戶之制脩益俸之令太祖猶以
爲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祿詔書屢出欲吏
之有餘而無內顧之憂然後於義德備焉蓋其任
人之知所先後如此

南蠻

南蠻於四夷爲類最微然動輒一方受其患至覆
軍殺將與夫轉餉煩敝之久也則他盜亦緣而有
大中咸通之間安南之蠻是也故爲政者不得不

戒焉宋興嘗設廣捷之兵習標牌之器其後又益
澄海之師皆以備蠻之爲疆場害也蓋及其輒動
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
伐而克之興國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
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之收撫水是
也有計能屈之納以恩信章聖之世謝德權之靖
宜州是也蓋兵不足以克則赦不能以來計不足
以屈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
所易覩也今溪洞往往爲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
威略一欲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

契丹

契丹旣勝晉歷漢周爲中國之患宋興太祖明經
綸之體尊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自山西關

南所屬任皆天下之材委任專而聽斷明豪傑之士得盡其智力以赴功故養士少而形勢強當此之時疆境泰然無北顧之憂間有窺塞之謀虜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當世以爲黠虜旣屈服於是叩關請吏修書幣之使天子見羣臣謙讓不自以爲德也其後向之宿將稍死而天子伐晉晉虜連兵旣破虜而平晉遂用事於燕不克而還自此虜復爲中國之患雍熙中曹彬以十萬之衆不能舉燕而退有祁溝之敗旣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又敗士多死亡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趙魏大震虜遂深入陷郡縣殺官吏執士民將吏依壁自固虜輒掠垆野收子女之俘掙金帛之積而去自鄴而北千里蕭然

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屢請益兵始科河內之民以戍邊不足則又科河南之民猶不足則取後兵爲振武之軍以自助然猶不能以爲足也咸平之間命傅潛爲大將虜旣入塞塞上皆飛檄請救潛按兵不出將卒人人欲戰不許天子屢使人督戰又爲益發兵使進而潛終不敢出虜乘其隙也連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騷然天子爲戎衣濟河而虜之謀臣射死兵遂解去楊延以爲乘其敝痛殺幽冀可收天子抑其言而講和之策遂定焉自此邊境去矢石之憂天下無事百姓和樂至今餘四十年先帝之功德傳矣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

私便之或以爲敝濫旣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
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推易

宋興旣收南越之地而交趾奉貢職海外之國亦
通關市犀象珠璣百貨之產皆入於中國府庫旣
充有司遂言宜出於民始置推易之場歲收其直
數十萬貫自此有加焉

左藏

興國初左藏之財旣充斥始分爲三錢與金帛皆
別藏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盜

宋興旣斂兵於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
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爲適然

故盜起輒轉劫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異焉及覽近世之迹若宋璿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傳序守開州何邴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爲不義屈於是知天子待吏盡恕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侯贇典其任而三十年間縣官之用無不足及收東南之地興國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歲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盛於開元之世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高武力雖存西館之署而法度卑矣宋興太祖急

於經營收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升龍之右設署於禁中收舊府圖籍與吳蜀之書分六庫以藏之又重亡書之購而闔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圖書始復聚而縉紳之學彬彬矣悉擇當世聰明魁壘之材處之其中食於太官謂之學士其義非獨使之尋文字窺筆墨也蓋將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以區區之魏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益蓄積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鄰

國或定南面之業焉宋興當雍熙之間強胡屢爲
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而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
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鷄距修鮑
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輯百萬之
師議者以爲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
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至
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脩耕屯之業度
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
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漑鄴田鄭國鑿涇水李沐以區區之蜀脩
二江之利漢興文翁穿前渡鄭當時引渭莊熊引
洛兒寬奏鑿六輔渠而白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鉗

盧之浸自是後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湖至晉杜
預疏荆兗之水張闔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淝魏人
引河唐疏雷陂築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
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澮之法
替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當雍熙之間

以下並同屯田篇但改欲脩耕屯
之業作水之浸灌者舊迹皆可理

黃河一作旅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
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醜為二至大
陸又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與海屬非屢散裂而
順導之莫能為功蓋其難如此故歷三代千有餘
年無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嘗變也至周定王之時
禹迹遂改故河之為敗自此始自是之後言治河

者尤衆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許商解光之說是也
有欲出之胡中齊人延年之說是也有以爲天事
可勿理者田蚡谷永之說是也有以爲宜空水衝
以縱其決穿漕渠以通其勢者關並賈讓之說是
也有以爲宜弛灌漑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張戒之
說是也有以爲宜徙之寬平者王橫之說是也有
以爲宜計爲隄防又以爲隄防非古義者王延平
當之說是也凡此數者各乖異總之隄防之起自
戰國西漢以來築作者輒復敗故務壅塞居水者
最闇於用而復二渠則水之害去絕屯氏之河則
害作故言河宜散裂倣於禹迹是當盛宋之隆河
數爲敗興國之間房村之決爲甚當此之時勞十
萬之衆然後復理天子爲賦詩比瓠子之歌屬者

雖有商胡之憂非曩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爲隄防壅塞闇於用倣禹之迹爲可然水之爲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固難以臆見決策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慮定然後施功則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東鹿增鼓城葺祁州遂自浮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開游口三十有六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韓通宋興葺鎮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而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寨自劉遇太宗既平晉隳舊州遷之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得胡人咽喉之地自

潘美

平糴

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李悝脩之魏以富强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倉隋人置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糴雖號名殊其爲法一也當盛宋建隆之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復大備

義倉

使歲穰輸其餘歲凶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長孫平修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復定著令高宗又開雜用之禁神龍之後綱理疏闊而義倉遂廢殆盡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于商人皆

有入故義倉之實至六千萬以上自是後而衰宋興乾德之初天子哀歲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又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輸轉之困又罷之至今上而舊制復行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什取其一以助軍費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宋興茶鹽之法屢有變易而茶法幾至大壞景德中嘗乘邊備之急而倉卒變法高塞下入粟之虛直易江淮茗薜之寔其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臣請以見緡入中而天聖初又設三說之法入見緡金帛則官雖爲便而商者不通用

三說則官有七倍之損而香象之貨居積停滯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康定之間又增以鹽利爲四說雖公家虧於半而賈販者復壅至皇祐中又用見緡之法雖壅滯稍去然調視小失固未免於乖迂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九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五十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
僊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
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
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
元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
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脩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
定錄真君衷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
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

逵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

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

尙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

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衷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

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卽鄆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爲墻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又云凱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

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迺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

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
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
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
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府
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
按武水源出彬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
桂陽水真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
俗謂湍浚爲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卽此水
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
有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
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
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
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

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模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二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𠂔人作𠂔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

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
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
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
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
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
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
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
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
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聲教則能令
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
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
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
撰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爲
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
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立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已
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
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
潁川郡鍾某爲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
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
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
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

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饌燒大石改高卽平正曲廣

隄旣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
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
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
令灑池治嶠嶽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
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
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
鄜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鄜閣漢武都太守阿陽
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殘缺
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爲李會余
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轉運判官於
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爲李翕也
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
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

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迹
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僞往往皆傳而貴
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
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人又皆
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
隴西南接於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
州爲成州成州則武都之上流也郾閣立於建寧
五年翕治嶠嶽西狹郾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
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
不廣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五十

...

...

...

...

...

...

...

...

...

...

...

...

...

...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

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

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愨忘愈息怱憩愨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曾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鐸始也初箴及參父子俱事孔子箴樂道忘仕孔子與之參以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恥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爲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惇行孝友

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
以道德文章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實
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
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
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
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
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
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
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
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
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寢
微先生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
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

六藝之蘊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
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
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救俗非與前世
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
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
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憊精思莫能到
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
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
也其爲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
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
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
多忌嫉之然不爲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
常出人上爲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

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迺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賈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彊盜賊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

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
婦女服器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
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
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
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
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
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
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
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剽民家以名捕
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予袍帶酒食假以騎從
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諒
智力兼人公外示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
復合也齊俗悍彊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

敢動寇攘屏迹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
閉道不拾遺閩粵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
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
餘衆觀望十百爲羣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
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
起踵恩所爲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
之是趣其爲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
幾二百人又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
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
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
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郭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
齊盜爲引去公爲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
風俗振理頽壞鬪訟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

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爲之在齊會朝
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
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
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
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
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
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
皆以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
計它州亦然旣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迺
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爲死罪者
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卽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
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冤乎在
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

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
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
以爲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爲萬
人備州縣暴賦急斂芻粟賈踴貴百姓不堪公獨
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爲之區處次舍并爨什器
皆有條理兵旣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爲
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賊請公行公俾其徒
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
謝以絕左右徼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
萬人闔府徼賂至哀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
廢寺二皆囊橐爲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明州有
詔完城旣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
餘丈爲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爲再計

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爲樓二收
故甃十之六募人簡棄甃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
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
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
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
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
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
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
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至下里縣初未甚聽公小
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
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
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
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

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
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
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
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
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
事不爲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規畫至今
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
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
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迺得仕
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爲
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
不足以發公之蘊又况其大者乎公自爲小官至
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絲是愛公者少爲

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
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
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
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
政事施張操縱雖出于己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
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
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
之曰以卿才學宜爲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
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
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
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
史事遂以爲脩撰旣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
爾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

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
公爲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爲難也公夙
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
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
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
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
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
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
進天下相慶以爲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
息相吊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
性嚴謹而待物坦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
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
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俟之益恭至

使其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爲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旣歿集其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尙少皇皇四方營飪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

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
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
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寔公是賴平居未嘗
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徙官太
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
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
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爲世之所大
僂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
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爲子弟者不自滅
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托於當
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
於肇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
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

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

公會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爲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公於經微言

奧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爲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繇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閭絕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迺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

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齊州齊俗悍喜攻劫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隄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其子僭橫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寘之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千百人椎埋盜殺橫行無敢正視者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寇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

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
卽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
死者衆矣寧知非冤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
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
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公
獨不以煩民爲之區處溪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
辦兵旣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
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
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劍州賊渠廖
恩者旣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
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又呼之不肯出居人
大恐公遣使者以謀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
二百人海盜自殺與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

受賞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浮海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有期公親巡行裁其工費甚衆其力出於籍兵傭夫而不以及民城繇是亟就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齊時公素慨然有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六州皆劇處然公爲之無難始至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頽弊正風俗凡所措畫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與屬縣爲期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田里者故所至有惠愛旣去民思之不已所爲法後終不可改寮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菜

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亦不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自效數對便殿發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脩撰管句編脩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爲史館檢討五

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
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
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
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
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
卒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
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母曰文城郡太君吳
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晁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
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
郎綱未仕孫六人愬忘愈息怱愬公既卒上以綱
爲承務郎愬爲假承務郎勅所在量給其喪事以
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於取
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

議典禮而言事者多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于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性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爲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祿家甚貧奔走四方以致養旣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旣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爲尙書吏部郎中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爲而不幸以歿士

大夫爲之相吊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于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久於外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左右慎選於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俛聽訓敕靖共夙夜以出謀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歲父子見稱仲尼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從容睠睠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訃聞計亟摺紳咨嗟相顧失色有

存者言有遺者直惟茲之銘是謂不沒

神道碑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爲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鼓腹而嬉擢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

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爲
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
室無穴坏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州有大
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
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
以不夭死師出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
師至如歸旣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
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
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
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爲淵藪
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
陸宿坦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
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

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
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
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
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脩
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
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漸耳毋
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
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
者以爲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爲延安郡王其牋
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
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
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勅在所
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

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爲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蒞至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尙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先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愆忘愈息怱憩愆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出處

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
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
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
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父相繼而出爲學者所
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
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一不如志
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
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
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於斯
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
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
茂其蓄彌彌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說

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闕砭廢藥瘍抉昏剔贖波
濤汙汙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
偶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
視發揮奧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爲衆仰止栖遲
掾曹翺翔書府如鷲之鶚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
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
旣助旣補裹糧含哺式歌式呼謂公父母一麾出
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刑弊庭不留訟獄無
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
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
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勅忠言嘉謀入則造
膝公用不旣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
磷兮公名不沒

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秦觀而四塞
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
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
肇子爵而鄱封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汨其南征
祖騫翔而績著兮考蹇跼而文鳴公旣生而多艱
兮踵祖武而好修旣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
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
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
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
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兮而去速兮固前
脩以跋躄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
公之忠誠兮卽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

誥命乎西垣典貢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
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
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卽世
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纔斯須
兮遽電滅而歛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摺紳之所
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脩
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萑鬱兮聊自託於
斯文

挽詞

陳思道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
流身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
程仇

又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勳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
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
玄經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卷五十一

命乎國運興衰絕而復存今世
 運乎終古今觀此碑而昭然化
 經詞命宜茲感德而主國今運
 危而命其興乎今世之無信百
 命運興國而天地不怨是
 萬利不齊人請故令早復遊於
 世行身其美乎游樂然真厚而
 蘇州南豐求主許州縣嘉其卷五十一

陳詞

陳忠道

早乘人稱世真從地下游任原無起日江漢有東
 靈懸世從靈襄助名取女休不應須言樂始作後
 壽實要給論歸人士更典祇對苗木一只白首太
 林爽回是奇文家出蜀與懽歡留爽疑紙刺村兵

重刊元豐類藁序

文章與氣運之隆替相關信不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文運大盛然猶至於六七十年而後歐陽公卓然以古文振起於天下當是時又有如蘇老泉父子王介甫曾南豐諸賢相與和之故能不變五代之陋上追西漢先秦之古雅也斯豈偶然哉南豐先生天資高學力超詣其所得宏博無津涯所趨則約守而恕行之其言之而爲文亦雄偉奔放不可究極要其歸則嚴謹醇正推其所從來實嘗師友於歐公之門而其所自負則先正謂其要似劉向不知韓愈氏爲何如於戲先生所際如是所學所行如是所從來所抱負又如是其文足以鳴世而並稱歐蘇王

會四大家又豈偶然哉洪家食時嘗覩先生元
豐類藁於邑之元氏欲手鈔之而未暇及期則
已爲有力者所取去矣其後宦游京師閱館閣
雖有此書目而其帙皆留玩於他所因又竊嘆
不獨其文不偶然雖讀之亦不可偶得也歲之
四月洪疾得告南歸過宜興訪友人鄒大尹孟
旭宿留累日爲洪道其始得類藁寫本於國子
司業毘陵趙公琬謀刻之繼又得節鎮南畿工
部左侍郎廬陵周公忱示以官本彼此參校刻
梓成矣試爲我序之洪曰嗟夫是書之行亦豈
偶然哉有數存焉耳蓋唐自韓柳至宋三百餘
年始有歐蘇王曾出而繼之自宋歐蘇王曾至
今

大明又五百餘年矣而我

列聖誕布文命于四海亦八十年於茲所謂文運與氣運正當會合亨嘉之日也得無名世者出以繼歐蘇王曾歟此先生之文所以始於周趙二公而刻成於大尹以盛行於世而爲世學者之楷範也豈復有區區不得讀斯文之歎哉洪不能序斯文亦有不待序而行者獨惟大尹之刻本不爲無補於世無功於學者不可使其無聞也故忘其淺陋爲僭書此於篇端焉大尹名旦孟旭字也世爲樂安故家知碭山宜興二縣事所至多惠愛及民而律己尤嚴若大尹可謂賢也矣時

正統十二年歲舍丁卯夏五月辛亥

元豐類藁後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有
波濤煙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妙及
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淺而後
未敢以前言爲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常欲抽辦
香脩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守是邦旣拜
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爲魁樞千峯陳
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獨以金精玉良許
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價至陳文定而後論
定也公餘進學官諸生訪舊本謂前邑令黃斗齋
嘗綉諸梓後以兵燬夫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
無傳守烏得辭其責迺致書雲仍留畊公得所刻
善本亟捐俸倡僚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

昔南豐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板行于世顧今歐蘇王三集世有印本獨曾集散逸無傳近世士大夫家蓋少得見其全集者予鈔錄此本藏之巾笥久矣嘗議重刻諸梓與三集並傳而力不逮比宜興縣尹樂安鄒旦孟旭考秩來

京訪予太學間論及曾文而孟旭亦以世不多見爲憾予因出所藏以相示孟旭閱之而喜曰宜廣其傳遂屬其回任取梓刻焉板成徵言以識其後嗟乎曾氏之文粲然如日星之麗天而光耀不可掩焉者固無俟乎予言然後之君子不爲古文則已苟欲爲之要不可不取法於此猶離婁公輸子之欲成方圓而必以規矩也孟旭尊崇先正篤意

斯文而為此義舉其好善懿德何可以不書哉庸
題末簡以識其成云

正統十二年七月七日毘陵後學趙琬識

其書會知文文榮然故曰星之麗天而光豈不可
為測乎因出紙蘇以昧示孟秋閱之而喜曰宜觀
京雋子大學問論又會文而孟秋衣以世不參良
民樂安職巨孟秋書來

嘗壽重既論林與三集並動而代不盡以宜興繼
蓋少駢貝其全集昔于檢驗此本蘇文中皆入矣
三集世存收本斷會集婚殺無動世世士大夫家
王刃並蘇各家而皆存集對許于世斷今獨賴王
昔南豐會凡文文與鳳翅烟墨凡眉山蕭凡語川